

美國新聞媒介與國家安全

Dr. Arnold Beichman

著

李

瞻譯

壹 蘇俄何以取得優勢

本研究報告是基於四個前題，來探討一九六九至一九八四年的十五年間，媒介對國防觀念的影響。這些前題是。

一、在尼克森——福特——季辛吉主政，直至卡特——范錫——舒曼主政期間，發生了二次戰後數十年，甚至是世界史上最具有革命性的地緣政治及軍事事件。

首先要指出的是，蘇聯的軍事超越了美國及其盟國，而達到空前的優勢地位。不幸的是，這種軍事優勢的達成，正是因為當時甘迺迪政府接受國防部長麥納瑪拉的勸說，而開始其單方面的限武行動所造成的後果。幸好雷根內閣在一九八一年一月，中止了這種退却的行動，而推動其建武計劃。

其次，蘇俄透過其附庸國，或靠其自身的武力，以非比尋常的能力與決心，在全球各地展

現其軍事力量。蘇聯武力從地區主義擴大到全球主義的做法，意味著全球武力的均勢已遭破壞，這種情勢，在此時是有利於蘇聯集團。

二、蘇聯已發動一項大膽的全球宣傳攻勢，企圖長久保持目前的軍事優勢。因此，蘇俄對世界和平與西歐自由的威脅，較之二次戰後的任何時候都大。上面的陳述乃有據可憑，這可從蘇聯以下的行徑看出：擴大支持暴亂，支持「民族解放」戰爭，支持顛覆、政變，與對準西歐佈署新型飛彈。

換言之，蘇聯這種政治與軍事雙管齊下的作風，以及為蘇聯全球擴張行爲，提供合理化基礎的馬、列、史主義，從未削弱過。而蘇聯也把軍事暨政治的成功，視爲馬、列、史一貫傳統之不朽性的最佳證明。

三、儘管西方分析家對未來提出了中肯的警語，然而媒介內部及約聘的主要政論家與專欄作家，仍固執得不肯承認蘇聯在地緣政治與軍事上，所佔有的優勢。

四、近四年來，居於領導主流的報紙雜誌與電視台，特別是CBS，盡其可能的阻止雷根內閣，使其無法達成建設嚇阻武力的優勢；甚至對雷根想要達成與俄軍均勢的努力，也橫加阻擾。

這些主流媒介標舉其「AA」操作法則，即爲：擁護新聞事業，而與政治敵對 (advocacy

journalism and adversary politics)。

貳 美國誤信蘇俄和解的悲劇

讓我們來檢視一些情勢。

一九七九年五月號的蘇聯「國際事務」月刊上，科杜諾夫教授撰有一篇名為「和平共存及階級鬥爭的列寧主義政策」，其中寫道：

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在致力於避免核戰與對外發展經濟及科技關係的同時，也追求極為不同的外交政策目標。對蘇聯而言，和解(détente)的政策，乃致力於創作出對共產主義建構及世界革命發展有利的條件來。對資本主義國家而言，就是在一個新的歷史環境裏，盡力去保障中產階級的努力成果。

值此和解的全盛時期，一位蘇聯的政論家，很肯定的告訴我們說，蘇聯與西方和解，並不表示蘇聯就此放棄其反民主主義，或稍為緩和其反民主主義的立場。相對地，和解對蘇俄而言，是使其反民主政治的「世界革命」合理化罷了！對蘇聯來說，民主政治僅庇護那些非法的「中產階級的努力成果」。有趣的是，似乎這些話需要有實際行動確證似的，因此不到幾個月，蘇聯就侵入阿富汗了。而西方以美總統為首，表示了西方的反應。卡特總統在當年的除夕電視訪問中，表示了他對蘇聯此舉的「失望」。卡特是有理由「失望」的，因為早在一九七七年五月時，卡特在諾特丹大學的畢業典禮致詞中，很輕率且自大的說：

由於對我們自己的未來充滿了信心，因此我們不再對共產主義有所恐懼。……多年以來，我們都甘願採取敵人的錯誤原則與策略，因此有時我們放棄了自己的價值，而接受他們的觀念。

在這篇愚庸自滿且判斷錯誤之講詞發表過的二年後，及阿富汗事件所帶給美國的挫折經驗，使得「對共產主義不正常的恐懼」，似乎已使卡特總統真實的感受到了。但對他而言，要做任何補救，已嫌太遲了。

更令人驚愕的是，當時的一些政治人物，如當時的國務卿季辛吉及蘇聯事務顧問舒曼等，竟然不察蘇聯數十年來一貫的強硬外交政策目標，而輕易地相信蘇聯的承諾是很誠懇的；且其簽署的協定也是真誠可行的。

從尼克森主政，直到卡特下台為止，美外交的決策官員所表現出來的行爲，好像連對蘇俄之冒進外交政策的起碼常識都沒似的。另外，他們所表現出來的行爲，也好像他們並沒注意到蘇聯在遂行其外交政策時所用的一些「積極的手段」及「反情報」的詭計。不幸的是，赫爾辛基協定正是這些無知愚昧下的產物，對當代歐洲歷史造成了一些深遠的禍害。

布里茲涅夫本人在一九七二年曾說過，蘇聯將繼續支持所有的革命武力。對他而言，和解絕不表示可能減弱對抗民主政治之意識型態的鬥爭。相反的，蘇聯必須準備好強化此一鬥爭，使之更尖銳化。

一年後，蘇聯的意識型態主腦沙斯洛夫也表示，在意識型態的領域內，「社會主義與資本

主義之間，不可能有和平共存。」總理科錫金則表示，「我們絕不動搖階級的原則，對於那些致力國家及社會解放的革命武力，我們也將全力的擁護。」

然而，並非無人提出警告：「和解將會腐蝕了西方對抗蘇聯武力的防衛力量」。和解初期，亦即一九七四年時，一群研究蘇聯及國際事務的重要學者，如 Robert Conquest, Gregory Grossman, Bernard Lewis, Richard Pipes 及 Leonard Shapiro 等，在「國際評論」上，聯合發表聲明，指出蘇聯對和解政策的「期望」：

- 一、消弱西方的聯盟勢力。方法就在讓西方聯盟看起來，似乎無助於、甚且有害於世界和平。
- 二、減緩美國建武的速度，並除去美國在歐洲的軍事力量。
- 三、穩固來自西方的資金與技術援助，以增加其軍事力量。
- 四、孤立中共。並向世人表態，表示無意與東、西雙方造成仇視對立的情況。
- 五、把其對東歐的控制，解釋成歷史的必然結果，以合理化它對東歐控制的行動。

叁 美國新聞界的錯誤

媒介的靈魂人物，如紐約時報的安東尼·劉易士 (Anthony Lewis)、哥倫比亞電視網的丹·洛瑟 (Dan Rather) 及華特·克朗凱 (Walter Cronkite)，其 A A 的策略有雙重意義：

一、在媒體上宣揚，蘇聯的軍事威脅都被人誇大了。希望藉此來降低蘇聯威脅的重要性。並以此來表示，美國並不是很迫切需要一項實際的防禦計畫。而對那些支持上述國防計劃的人，則稱其為「戰爭販子」。可是，當蘇聯的軍事威脅變得很明顯，而不得不承認其存在時，却反過來指責，都是這項國防計劃驚嚇到蘇聯，使其被迫投入這場競賽中。

二、在媒介上指出，美蘇兩強都有錯，但美國錯得比蘇俄多。此舉乃希望在美蘇間，建立起道德的對稱比較。

這些媒介靈魂人物為達成這二項目標，乃採取了一個方法，那就是忽視蘇聯違反武器協定的行為，而大加撻伐那些把蘇聯違約行為公佈出來的人。

李查派普 (Richard Pipes) 教授最近撰文曾指出：

當雷根總統，在其一篇演說中，指出蘇俄在遵守協定方面，乏善可陳的記錄時，他立刻就遭到國會議員與新聞工作者的指責，罵他根本對武器談判不懷誠意。

新聞界諸如此類的行徑，不乏實例可證明，像紐約時報有篇社論就攻擊雷根，說是他主動列出蘇俄違約的記錄。其實，雷根只是依照參議院的意思去做而已。

肆 CBS的偏見

也許此處 A A 新聞學 (提倡 (advocacy) 與反對 (adversary)) 的真實內涵，可從多位學

者研究CBS的文件，所得到的研究結果，得以了解。其中最重要的一項研究，是拉費佛博士(Dr. Ernest Lefever)的「電視與國防」(TV and National Defense: An Analysis of CBS News, 1972-1973)。這項研究一開始就用了克朗凱所引用的AA句子：

華府總有些團體在表達他們對國防的觀點。我們不打算報導這些新聞，我們要報導的是，有人想刪減國防支出。

隨後拉費佛在研究中，提出二個問題：

一 CBS新聞，對國家安全的問題，是否做到了完全且公正的辯論。

二 是否CBS電視台能充分且平衡的報導事實、事件、各項發展建設及各種觀點？如此觀眾才能對國家安全的問題，形成負責任的意見來。另外，對外來威脅及各種應付方案的所有重要觀點，與政策選項，CBS是否也公平的呈現在觀眾面前呢？

促發拉費佛從事該研究的原因是下面的一項事實。根據蓋洛普及哈里斯民意調查顯示，大部份的美國人，認為電視新聞報導及公共事務節目，是呈現一面倒的狀態。

譬如，CBS於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在「出賣五角大廈」(the Selling of the pentagon)這篇廣播詞中，用了些編輯的手法，剪輯了一些演講詞，並改寫問題及得自訪問的回答。然而這篇剪輯稿，却是CBS有意使軍事發言人難堪的一篇廣播詞。果然，華盛頓郵報因此事而批評CBS，指出CBS這種不光明正大的編輯手法，扭曲了事實。

次年五月十六日，CBS播出了一小時的專題，名為「我們的立場何在？」拉費佛表示：

「比起一整年所播出的二百六十個晚間新聞，這一個節目包含了更多有關美蘇間軍事均衡的硬性新聞。」此外，這個專題節目充滿了軟弱與曲解。如拉費佛寫道，他認為這個節目最嚴重的缺憾是它竟然略去了一項被人廣為認可的觀點，那就是：

蘇聯仍是美國、西方盟邦及其他中立國家的一個主要威脅來源。而蘇聯大規模地建軍行動，正代表加強對美政治與意識型態鬥爭的決心。

拉費佛的研究報告，對CBS新聞，提出三項責備：

一、CBS未能「提供對了解國家安全核心事務甚具重要性的基本事實。」CBS的報導有所「偏頗與歪曲」。

二、CBS未能對各種有關國防立場的觀點，給予平衡的報導。從已有的證據顯示，CBS新聞常常排除一些和它自己內部之新聞人員意見相反的看法。

三、總之，CBS無法「盡其最起碼的責任，提供民衆在辯論國家重要事務，與做出合理決議時的三點貢獻，那就是：未能體認到廣為美國民衆接受的觀點、未能提供與美國安全存亡有關的相關事實、未能闡明各種對付外在威脅的方案。」

伍 克朗凱與洛瑟的偏見

另一項研究是穆勒齊 (Joshua Muravchik) 與海尼斯 (John E. Haynes)，撰述一文名為

「CBS與國防」(CBS vs. Defense)，發表在一九八一年九月號的「評論」上。該文批評同年七月間，在CBS上播映的節目「美國的國防」。CBS是西方世界最大的新聞來源機構。它每週有連續五個晚上的黃金時段，是播映它自稱爲「新聞紀錄影片」的節目，但其實節目內容，穆、海二氏認爲充斥著捏造與扭曲。譬如：

一、洛瑟指出：「我們不準備再多作辯論，美國即將要在國防上，做有史以來，最大的和平時代之承諾。」

二、洛瑟指出，他曾問過CCNY的一位醫學教授，及MIT的物理學教授下列問題：蘇聯相信它能打得了、且贏得一場核子戰爭嗎？結果兩人表示，蘇俄的領袖們不相信蘇俄能夠如此。

而事實是：這兩位人士無專業資格，來談蘇俄的軍事政策。至少，研究蘇聯事務的專家李查·派普，曾根據蘇聯軍方的文件，證實蘇聯相信它能打得了、且會贏得一場核戰。

最糟的還不是這些不正確及曲解的論斷，而是它的遺漏之誤。前述兩位作者指出，CBS這個節目，以五個小時，在討論美國建軍計劃時，却對蘇聯的建軍行動隻字不提。

其實，蘇聯確在秘密積極的建軍，這點事實絕非雷根憑空幻想出來的。前任國防部長在一九三三年後的被迫草擬建軍一事。另一位國防部長馬文拉德(Melvin Laird)發表了一篇重要的研究，名爲「自從古巴軍事危機以來，美、蘇的軍事趨向」，其中有下列四項警告：

一、美國ICBM武力，愈來愈不足以應付蘇俄的先制攻擊。

二、美國的科技優勢正逐漸走下坡。

三、北大西洋公約國的軍力，弱於華沙公約國的軍力。

四、美國的海軍正進入一個「選項減少，危機增強的年代」。

二年後，國防部長布朗在一九八〇年的年度報告中，以卡特政府官員身份指出：

蘇聯軍事計畫的方向仍然不變：。令人更驚訝的不只是整個國防預算有顯著的增加，而是蘇聯大幅度地提高在研究、購買武器、軍備建設方面的投資。：我們希望蘇聯這些均衡發展，安全具有反擊能力的策略核武，能夠滿足蘇聯領袖們的安全需求。其實，他們在這方面，已做得很好了。他們似乎想以這些武力，來達到具有贏得勝利的能力。

上述這段文字，CBS隻字未提。

另外：

一、洛瑟指出，CBS告訴觀眾，美國擁有的核彈頭比蘇俄還多。

而事實是：其他足以衡量核子武力的武器，却未被提及。有些重要性不亞於核彈頭數目者，蘇聯在那方面的軍火則遠勝過美國。

二、克朗凱表示，美國根本無須擔心蘇聯的潛艇艦隊，理由是「其潛艇受制於終年幾為冰封的港口」。

而事實是：蘇俄的主要海軍基地是在西印度群島，與堪察加半島，而這二處基地可供全年使用。

三、克朗凱指出：蘇俄已建有大型船艦及航空母艦，以便在任何地點均可作戰，及運送武力到任何一個大陸。但克朗凱却告訴他的觀眾，不要擔心所有這些海軍軍力，因為「只有百分之十的船艦，真正出海」。

而事實是：也許克朗凱無法像以回答美國國防問題時，如此肯定的態度來回答上述問題。但他可以去問那些仍在蘇俄住過的人，他們能夠很肯定且詳盡的說出蘇聯的意圖。

六、洛瑟：「在我們的歷史上，過去從未有過如此多的武器，發生生產落後、超出預算與不合時宜的現象。」

而事實是：在六〇及七〇年代，國會在鷹派人士擔任軍事委員會時期，刪除了大筆的軍事費用。事實上，自一九六八年會計年度，到一九七九會計年度止，國會每年所刪減的建議預算，總數約四百二十億。雷根政府亦在所難免。

陸 美國媒介不了解蘇俄的企圖

根據穆勒齊與海尼斯的研究指出，觀眾從收看CBS的這個專欄節目，可能得到下列的結論：

一、美國並未遭受外在敵人的威脅。而是在對方的眼中看到自己的恐懼與仇視，而惶惑不安。

二由於這些錯置的恐懼、軍方遲鈍的心理狀態、國會議員的「唯利是圖」及軍火商的從中奔走，致使美國「即將因在軍事上的巨額花費，致使美國瀕臨破產邊緣。而這些武器一旦用於戰爭，除了殘殺西歐人民外，別無他用。」

這幾位CBS的靈魂人物腦中充滿了左派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並且似乎故意將共產主義的歷史遺忘掉。

克朗凱曾說過，他認為美國應該援助薩爾瓦多這類的國家，「去達到他們的目標」。但問題在，當一個國家已強令實行共產主義時，還可能有「過渡的」時期嗎？薩爾瓦多的問題，不在共產主義，而在蘇聯透過其在尼加拉瓜與古巴的羽翼，在薩國進行顛覆破壞行動。對克朗凱而言，美蘇只是對方的一個鏡子影像。對蘇聯而言，「和平」的意思就是「以其他方法來繼續戰爭」。喬治·俄本(George Urban)在其新書「民主政治是如何結束」中說到，現在人們好像認為美蘇在道德上，或政治上亦沒什麼兩樣，因此人們羞於把這個時代的危機，描寫為民主與極權之間的鬥爭。他們寧願把它說成是「東西間的競爭」，或是「兩強間的鬥爭」。

柒 魏摩蘭控告CBS事件

CBS最近甚為轟動的一件事是，當年越戰美軍指揮官魏摩蘭(William Westmoreland)

控告CBS誹謗，並請求一億二千萬元的傷害賠償官司，此處不擬對此官司加以討論。但此案值得討論的是，CBS一位製作人奉命調查不利於己的批評函件與指控證據後，所撰寫的秘密報告書。

這份秘密調查報告，被魏氏的律師強令公開後，發現支持魏氏的證據已被刪除了。

去年科威 (Don Kowel) 對這個官司，寫了一本頗受爭議的書，名為「事關榮譽」(A Matter of Honor)。哈佛法學教授米勒 (Arthur R. Miller) 認為這是一本「敗」書。但仍有些價值，因為此書「迫使我們好好檢討一下電視新聞事業及其規範」。在各電視台競求資源及廣播時間的情況下，這種競爭壓力使得他們不得不小題大作，在銷售上大作工夫。因此米勒提出了下列問題：

既然電視愈來愈能充當我們的眼、耳來觀聽這個大千世界，我們就有資格來問，誰來監督那些為我們監視這個世界的人？

捌 格瑞那達事件與新聞報導

單獨舉出CBS來批評，並不表示另外兩家電視網，NBC與ABC的新聞節目就無譴責之處。

譬如，ABC的「浩劫後」(The Day After) 就是個「杜撰」的新聞錄片。該片足以代表蘇聯在意識型態鬥爭中的一場重要勝利。再看看NBC對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報導，其中不乏曲解的評論。這些新聞記錄片與新聞報導，如何能擔負起客觀新聞學的任務來？更別提對民主自由有所貢獻了。

NBC的張士勒(Chancellor)曾抱怨，美政府爲所欲爲，且可免於人民代表的監督。也對於政府禁止媒介介入格瑞那達島救援行動之事，甚表不滿，然而NBC所收到的五百封信函及電話中，支持政府作法的人，是五比一。ABC的甄尼斯(Peter Jennings)也承認，在給他的信函中，百分之九十九支持雷根政府。時代週刊收到的信件中，支持政府者之比數是八比一。

對於民衆有如此反應，甚爲驚愕不解的是紐約時報的社論編輯法南科(Max Frankel)。其實，更令人訝異不已的是，這些媒介巨頭，平時自詡最知悉民衆心聲，然格島事件證明，他們竟與民衆如此的疏離。難怪時代週刊的一期封面故事有以下的感嘆：「近年來，大眾對新聞事業的敬重，有顯著的下降。」

全國民意調查中心，於一九七六年的調查顯示，人口中的百分之二十九，對新聞界甚具信心。然至一九八三年時，却降落到百分之十三點七。

個中最主要原因，時代週刊認爲是「新生代的新聞從業人員，有看壞不看好的傾向。」其實，這只說對了一半，另一半原因是，這些媒介巨頭，只相信美國及其制度與機構中壞的一面，而却對蘇聯一致持以樂觀、希望的態度。對那些立場反蘇、反共者，則一致咒罵。

玖 美國媒介對蘇俄的無知

你能想像到，當已故俄會安德洛波夫上台時，美國幾家主要媒介，居然把他說成爲一位「

封閉的自由派人士「(closet liberal) 嗎？安酋有資格被稱呼爲自由份子嗎？我們知道他年輕時即追隨史達林，後來擔任過蘇聯國家秘密警察的頭子，他這一生的罪狀是有跡可考的。然而他未經過民主選舉方式就得到權力，這件事竟然被這些媒介巨頭歡呼，稱之爲自由主義的一次勝利。

也是這些媒介編輯們，他們處處懷疑雷根總統的一言一行，但同時却津津樂道於報導有關安德洛波夫的一些傳聞，如安氏熱衷跳舞，喜歡喝威士忌酒，愛讀美國的廉價小說，有了不起的英文能力，特別是熟諳俚語及一些神仙故事等。

美國的電視巨頭們，就是拒絕去了解一個封閉的集權社會，究竟代表了什麼樣的意義。難道洛瑟與克朗凱真的相信，蘇聯會履行兩國協定中所規定的義務嗎？

電視巨頭們，就是拒不接受下列這個明顯的事實：在蘇俄，每件事情都是個秘密。舉個簡單的例子，有一年以上的時間，沒人能確知安德洛波夫是生、是病或是死。也沒人知道他是單身、已婚或是鰥居。直到他死時，西方才在一幀葬禮的照片中，看到他的未亡人。如果連對蘇聯的一些基本認識都沒有，或者想要多了解這個國家的行動，竟被蘇聯斥爲間諜行爲，目前這種雙邊武器談判的方式，是否能產生有意義的結果，很令人懷疑！也許只會使美國的軍事長久處於劣勢中。

在一個把外界關切沙卡洛夫及其妻子的問題，都視爲干涉蘇俄內政的國家裏，我們應該不難窺出，在這種國家中，「無懈可擊的秘密性」(airtight secrecy) 到底是什麼意思了。不過

很不幸地，這些電視巨頭，甚至「飽學之士」，如拜勒 (Seweryn Bialer)、舒曼 (Marshall Shulman)、豪克 (Jerry Hough) 及漢默 (Armand Hammer) 等，却對蘇聯抱以樂觀態度。

誠如貝森康 (Alain Besancon) 教授所言，在蘇聯這麼一個國家裏，即使謊言也是假的 (even lies are lies)。確實，我們應該把「蘇聯學」(Kremlinology)，改稱為「猜謎學」(Guessology)。

拾 美國重要新聞人物的立場

最後，我願以李奇特 (S. Robert Lichter) 及洛斯曼 (Stanley Rothman) 兩位政治學教授的一篇研究報告，作為本文的結論。該報告名稱是：「媒介秀異份子與美國價值」(The Media Elite & American Values)。

這篇報告討論印刷媒介與電視媒介，在爭取支配權上的衝突，另外也討論了美國民意與媒介秀異份子間的衝突。

兩位作者，曾訪問二百四十位主要媒介的新聞秀異份子及廣播工作者，包括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時代週刊、新聞週刊、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CBS、NBC、ABC 及 PBS 的新聞部門。結果發現如下：

一半數以上的重要新聞人員，自稱其為中間偏左的自由派分子，只有百分之十九的人，認

爲自己是中間偏右份子。

二、半數的受訪者無任何宗教關係，有百分之八十六的受訪者，很少或從未參加宗教儀式。

三、這群受訪者中，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比例從未低百分之八十。

四、在一九六四到一九八〇年，這整整十六年間，不到五分之一的媒介秀異份子，會支持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五、這種選擇總統候選人的傾向，和媒介秀異份子的自由觀點，是相當一致的。換言之，因爲他們接受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因此對「福利國家」的達成，有份使命感。

六、許多受訪者普遍地不滿這個社會體制。只有一半的人同意「我們的社會體制使人民有疏離的感覺」。

七、儘管媒介領袖們在肯定黑人權利一事上，有所爭議，儘管現在新聞機構的成員，絕大部分是白人。然而五分之四的媒介領袖表示，支持採取「肯定行動」的措施，以確保黑人在新聞機構工作的權利。

八、百分之八十五的受訪者，支持同性戀者有權在公立學校教書。百分之九十的人同意，婦女有權自行決定是否要墮胎。

九、百分之五十六的受訪者同意下列的說法：美國的經濟剝削，已促成了第三世界國家的貧窮。

十、在被問及誰應指引美國社會的未來方向時，這些媒介秀異份子認爲他們應排名第一。

拾壹 結 論

美國民衆與媒介秀異份子間價值體系上的分歧，多年前彼得瑞茲 (Norman Podhoretz) 就已有精關的看法：

逆流文化（相對於主流文化或通俗文化）認為中產階級的價值觀，本質上相當的腐敗。然而因我們的政體乃在致力於使這些價值觀，能夠達到較完美的實現，因此這股逆流文化並不擁護我們的政體所努力達成的目標。也不支持這些努力。反而有幸災樂禍的意味在內。

媒介的狡猾行徑及不誠信的例子，不勝枚舉，此處不擬列舉。總之，這些極具聲望的媒介，竟也捏造事實、曲解事件、提供錯誤的資訊，實在污蔑了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善意。

當這些媒介故意遺漏及隨意捏造的行為後果，影響到美國及其盟邦的生存時，我們就不得不寄以特別的關切了。

早在半個世紀前，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洞燭機先地曾寫道：「當前西方民主政治的危機，追溯本源，乃因新聞事業本身出了危機之故」。

註：作者白克曼為美國史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